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冯骥才

我自幼嗜画，从师习画是我那个时代必由之径。我十四五岁时，求父亲为我找一位老师。家父从商，不熟悉个中的事情，为我打听来两位教画的老师，当时在我的城市里都算得上名家。一位是陈麟祥先生，一位严六符先生。陈先生工于界画，画法遵循宋代郭忠恕及清初宫廷画师袁江和袁耀父子。严先生师承津门名师刘子久（光城）与陈少梅（云彰），宗法北宋山水。我那时在学校所学都是西法美术，速写、素描和水彩等等，对传统的中国画一无所知。后来父母为我选中了严六符，第一次见到严先生的画稿，画上两个老者悠闲地在松下对弈，画面古典优雅，如同古画一般，心想自己要能画一笔这样的国画多好，这便一步跨上了中国山水画之舟。倘若当年父母为我选上陈先生，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一手执笔，一手拿着界尺，去画那些重檐飞阁、精工又刻板的界画呢。我散漫又随性，何能忍受？

那时习画，主要是学习技法，靠技法入门。山水画从“勾、皴、染、点”入手。中国画的基本技法全是程式化的，所谓“石分三面，树分四枝”“矾头菱面，负土胎泉”，一招一式都要学到手，不能有半点差池。这种科班工艺，往往会影响终身。传统的金科玉律，一定会限制个性的发挥。所以李可染先生说：“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可是进去得愈深，出来就愈难；进去得不深，又难深悟传统的精髓。这是中国画最难的地方。

我开始习画那年应是十四五岁。每周一次，下午或晚上。一个月学费是五元钱。老师住得很远，在河北区旧意大利租界，我家在老英租界五大道。中间隔着很大一片城区，还横着一条海河。每次去上课，家里给我一角钱路费。由家里到市中心的劝业场地区来回公交费八分钱；渡河的摆渡一趟一分钱，加在一起正好一角钱，但我不舍得花掉这钱，尤其是公交车的车资，我把这些徒步省下来的钱攒起来，去买各种绘画资料。如今画室中珍藏的早期一些美术书籍，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比如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于安澜《画论丛刊》、谢稚柳《水墨画》，还有《唐宋画家人名辞典》《李可染画集》……那时买不起大本精印的《宋人画集》，只能买一本小小的图介式的“宋画”，但也都是自家心爱的藏书了。

我最初十分迷恋宋人马远和夏圭的遒劲的阔笔长线和刀砍斧凿般的斧劈皴的画法，这种画法到了明代，被文人画所取代，变得无声无息，一直到近代画家陈少梅笔下才重新复活。陈少梅酷爱宋代北宋清劲刚健的画法，他能传达出这种画法的魅力。陈少梅主要生活在天津，对京津画坛影响都很大。上世纪前半叶天津有不少陈少梅的追随者。

宋人作画用绢，陈少梅不用绢，多用一种半生半熟的纸。其中最受他喜爱的一种日本人用来糊障子的绵性很强的纸，叫做“美浓障子纸”。这种障子纸是一种卷纸，一卷25尺，缺尺不足尺，高不足尺；优点是绵性强，柔中有韧，着墨有韵，濡染无痕，不论皴染，都有绢的效果。这种纸是上世纪初寓居中国的日本人带来的，1945年后日本人走了，这种纸留下不少。天津有日租界，常常能见到。可是由于大家都爱用，到了我习画时已经很稀缺，每获一卷，都如获至宝。待用到最后一卷，竟不舍得用了。我用这种纸最后作画是七十年代中期，画的是我少年时在英租界五大道风雪中的老房子——《旧居》。这幅画至今还保存着，一是为了这幅画，二是为了这种纸。

笨功夫

格至

小草做的菜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看她认真的样子，我于是明白了，好东西基本上都是聪明人笨功夫做出来的。因为用心，用力，用情，再加工了人的味道，那味道想不好也就难了。

做菜如此，其他的，不亦是如此。

办完了退休手续，我在原岗位留任多年，依旧每天冲锋陷阵且乐此不疲，对“后职场时代”的生活鲜有考虑。及至退居到“顾问”的岗位，也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让我调整心态，以适应那种接近无所事事的“慢生活”。

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很擅长“规划未来”的人。人生嘛，随意些好，更何况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早已身心疲累，那又何必将退休后的日子做很多的限定呢？不急的，时间就是用来蹉跎的。人生很长，走走看看，说不定好风景就在前头等着呢。抱着这样宽松的心态，我懵懵懂懂地一头撞进了全新的生活。

刚退下来尚未满月，屋漏逢雨地赶上了疫情，当时心下倒是有些小窃喜：还没做啥宏伟规划，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到了这份上谁都没辙。漫长的居家防疫中，看书喝茶之余，为了早餐和下

“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怎么还不回去？陶渊明这样问道。问谁呢？问自己。于是，当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四十一岁的他，当天便把前来巡视的督邮大人晾在一边：俺不跟你玩了！不就五斗米吗？不就七品芝麻官吗？

而今，陶渊明开始问我们了：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啊，胡不归？有的村子十室九空，田园一片荒芜。我们该如何回答陶公呢？前不久一位相当有名的“三农”专家回答了：城里人归乡下乡将是大势所趋。因为许多城里人厌倦了城市喧嚣紧张的生活，开始向往农家小院、田园风光：大黄狗、老母鸡、石板路、木棧窗、花草拥簇，瓜果飘香……宁静、从容、安详。一句话，有助于身心健康。

咏春

王养浩

一
新雨，新雨，丝丝飘落
不语。桃红柳绿处处，莺歌燕舞续续。续续，续续，冬去春来赐予。

二
群燕归来东方白，放眼佳景来。柳丝依依，小溪潺潺，桃花开。山歌

老虎是一种威猛而不失可爱的动物。德清武康多山，亦多老虎出没。

历史上，吴兴沈氏长期作为武力强宗存在于武康，在隋唐以前，每于动荡时代有突出表现。原武康县西南二百步、前溪之北有一座搏虎桥，又名较虎桥。世传邑人沈法兴勇力过人，曾夜行较虎于此。不独在沈法兴的家乡，沈法兴因《兴唐传》《说唐》等几部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著名评书在很多地方变得十分驰名。

莫干山石佛寺是一座唐代古刹，开山祖师齐偈禅师曾豢养过两只乖乖虎，一名大空，一名小空。相传石佛寺建成后，苦于周围没有水源，大空、小空于寺后刨出一泉，却因之伤了元气，不久离禅师而去。禅师为使寺僧不忘大空小空的功德，修起虎冢，并将此泉取名虎跑泉。

成语“虎口余生”，亦

午茶的点心，决心自学烘焙。常有网友说笑“疫情时代造就了一大批烘焙大师”，虽说“大师”之名尚属戏谑，但两年来，那本《我家的粗点心》记录下的60余款制作心得，却也是货真价实的。某日做了吐司，为了鼓励家人食用，便变着法子做出很多吐司美食来，掩饰不住喜悦之情地在微信上晒了，居然入了《食品与生活》杂志主编的法眼，命题作文为“吐司的1000种玩法”。天哪！1000种哎，这个挑战有难度的呀。故而之后有段时间便陷入了冥想，简直到了茶饭不思，走火入魔的地步，硬生生地创意出吐司的各种花式吃法，烤箱、平底锅、三明治炉、空气炸锅轮番上阵，每期亲自操刀演绎吐司的完美做法：春的“全麦核桃减脂吐司”，

夏的“冰火糯米团子吐司”，秋的“鲜果吐司盒子”，冬的“DIY 奢华厚味吐司”，更有日常的“炒吐司便当”，为上班族度身定制的“一周不重样快手早餐吐司”等等，眼花缭乱到连自己都被感动到了——敢情鄙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耶，一不小心就距离“大师”又近了一步呢。

虽说烘焙的渐入佳境令我自信心大增，但除了做个嗜好美食的“俗物”，骨子里，我还是盼着自家能够书香四溢、“雅俗共赏”的吧。也巧，闺蜜由里在淮海路某弄堂的僻静处开了家小店，有个大大的院子，银杏、桂花、山茶点缀得旖旎无比。由里爱读书，提议说咱们办个读书会吧，两下一拍即合，招募通告发出后，二十几个名额瞬间被秒杀

可问题在于，能去乡下生活的人会是哪些人呢？漫说“七品”县官，即使普通科员，也断不可能“挂冠而去”。说到底，只能限于退休人员。而退休人员也未必都能像陶公那样“载欣载奔”踏上归程。不错，我们这代城里人有不少是当年通过考大学从乡下进城的人，有人在乡下老家还有老屋或宅基地。即使城里出生的人，也有不少人对田园怀有别样感情。但若真要回乡或下乡居住，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我身边就有几位农村出身的退休同事。闲聊之间也曾问起“胡不归”，回答多种多样。有的说老屋闲置多年快塌了，索性仁瓜俩枣卖了。新盖一座吧，政策又好像不允许。

有的说父母过世了，回去没“扑头儿”了，兄弟姐妹哪怕再热情，住起来也不方便。还有的见我年年暑假回乡，就问“你老家没苍蝇蚊子”？我老家苍蝇比饭粒儿还多，人没吃它先吃了。蚊子就更不得了，嗡嗡嗡嗡，活像一大群微型无人机……”也有

有的对乡下七大姑八大姨唯恐躲之不及，“这个借钱那个吃请今天乔迁之喜明日‘百日’宴席……”胡不归？如何归！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我就是个例外。十几年来，年年归，暑假必归，归心似箭。那是每年一个期待、一个念想。苍蝇？苍蝇绝对不多。偶尔从串珠门帘钻进一二“稀客”，闲得发慌的苍蝇拍正好派上用场。蚊子嘛，一次网友在微博上留言问及，我开玩笑回复：蚊子在俺家乡是四级A类保护动物，落在鼻子上都不许打，任凭它在眼皮底下——真真眼皮底下——满载而飞。真的，不是开玩笑，蚊子少而又少。去年归乡足足住了两个月，鼻尖完好无损。

七大姑八大姨：我都这把年纪了，姑娘可想而

来”。为何明人对老虎惊多于惧？要归功于捕虎神器“虎箭”的发明。明嘉靖《安吉州志》记录了距武康不远的安吉孝丰人的智慧，“虎箭，出孝丰。有无名药草，土人取草熬膏，用以点铁箭之首，遇虎发之，无不中者。”

莫干山虎踪

朱炜

泰，也能搏虎，因数为虎所伤，号朱虎残。旧传，虎食一人，则山神割其耳为一缺。朱虎残一日得一虎之两耳如锯齿。这不禁使人想起经典儿歌《两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原来老虎的耳朵是被山神割掉了。

明清，在武康遇虎的概率是很高的。明中期，湖南安仁人欧阳复任武康知县，县有虎患，祷而躬猎，日获五虎，田野遂安。明成化以后的武康，虎患稍息。明万历年间某个春日，雨霁，当武康知县周宗建到访双庵庵时，圆信禅师告知，“客寻虎迹踏青

书友们的渴盼由此可见啊）。每月一位领读者，提前拟就导读，并带领大家同读一本书，更有线下活动分享阅读心得。一年多了，阅读、倾听、交流，每个人都因读书而受益、都因读书会而成长，慢慢地成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仿若无心插柳，退休后的生活，就这样活色生香起来，而我的心绪，亦在沉淀中过滤掉了一些原有的杂质，变得纯粹和笃定。除了烘焙、读书、写作，闲暇时也会每周做一次“一个人的行走”，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寻找她的历史，用脚步丈量她的美丽，体味“后职场生活”给予的丰厚馈赠。

十日谈

人生第二春

责编：殷健灵

田园将芜胡不归

林少华

有的说父母过世了，回去没“扑头儿”了，兄弟姐妹哪怕再热情，住起来也不方便。还有的见我年年暑假回乡，就问“你老家没苍蝇蚊子”？我老家苍蝇比饭

粒儿还多，人没吃它先吃了。蚊子就更不得了，嗡嗡嗡嗡，活像一大群微型无人机……”也有

有的对乡下七大姑八大姨唯恐躲之不及，“这个借钱那个吃请今天乔迁之喜明日‘百日’宴席……”胡不归？如何归！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我就是个例外。十几年来，年年归，暑假必归，归心似箭。那是每年一个期待、一个念想。苍蝇？苍蝇绝对不多。偶尔从串珠门帘钻进一二“稀客”，闲得发慌的苍蝇拍正好派上用场。蚊子嘛，一次网友在微博上留言问及，我开玩笑回复：蚊子在俺家乡是四级A类保护动物，落在鼻子上都不许打，任凭它在眼皮底下——真真眼皮底下——满载而飞。真的，不是开玩笑，蚊子少而又少。去年归乡足足住了两个月，鼻尖完好无损。

七大姑八大姨：我都这把年纪了，姑娘可想而

来”。为何明人对老虎惊多于惧？要归功于捕虎神器“虎箭”的发明。明嘉靖《安吉州志》记录了距武康不远的安吉孝丰人的智慧，“虎箭，出孝丰。有无名药草，土人取草熬膏，用以点铁箭之首，遇虎发之，无不中者。”

清初，武康知县吴康侯不仅不惧虎，反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位喜骑马击剑，臂力惊人的知县，曾持数十斤的铁质长矛，领着猎户进深山丛林捕虎。有一次夜行，有巨石在草中，吴康侯疑为虎，举矛奋击，石铿然中裂，颇有汉飞将军李广雄风。此外，吴康侯画虎也是一绝，上海嘉禾拍卖过一幅他的《松虎图》，雄劲苍古，生气勃勃，人争宝之。然而，坊间仍谈虎色变。剧作家洪昇过武康，“还闻多猛虎”。清乾隆《武康县志》载：“虎之

最暴而食人者，厥面，长形，如犬，山人呼曰大头狗，又呼曰大虫，曰老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视物，遥望之如灯，附地而行。”如此一番描写堪比摄影作品。

《莫干山志》中将老虎作为一种物产。在博物馆、动物园尚未普及的年代，都市里的人，特别是孩子，尽管知道山里有虎豹豺狼，至于虎与豹、豺与狼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方面的知识远不如山民。

1950年下半年，有位作家蛰居莫干山，山民提醒他，太早太晏不要走动，

现在莫干山不闻虎踪久矣。莫干山那么大、那么深，会不会哪里还藏着一只乖乖虎呢。即便一时无从寻找，但我们的身边属虎的亲友，他们刚强、勇猛，讲求信义，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未尝不是神虎！

十日谈

人生第二春

责编：殷健灵

知。走动勤的多是弟弟妹妹们：“哇大哥回来了，快去看看！”对了，去年区政府在我长大的村里专门建了“林少华书屋”，弟弟妹妹们奔走相告，呼朋唤友，皆来捧场。我从台上致辞下来，纷纷朝我竖起大拇指：“哎呀大哥，以为你看书看傻了，哪里傻了！讲得贼带劲儿（棒极了）……”至于左邻右舍随礼红包，一次二三百元足可搞定。何况平日力气活少不得要人家帮忙，如此有来有往，皆大欢喜。倘因赶稿怕打扰，挂起“免战牌”就是——有一年赶译村上《刺杀骑士团长》，我就让大弟打电话通知大家一个月内不要登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休说“骑士团长”，“骑士军长”又何足道哉！

房子也无需新盖。说实话，老屋早被采石场占了没了，就在相距八九里的小镇边上买了一座。迎门一大架葡萄，浓荫匝地，别有洞天。几间大瓦房，端端正正，满屋阳光。前后左右，宽宽敞敞。近处种菜种花，稍偏一片玉米，四周遍植果树：桃、李、杏、梨、海棠、樱桃、山里红；篱笆外栽山杂木：榆、柳、白桦、核桃、蒙古栎、五角枫……十年栽种下来，花香树色，郁然秀茂，蜂飞蝶舞，鸟语虫鸣，加之晨曦玉露，日暮炊烟，入夜满天星斗，四野银辉……如此田园，岂能不归！

“良田二亩，桃花四五枝。朝霞堂前燕，落日枕边书。”谁写的诗来着？其实，谁写的诗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我们的魂之所依、心之所系，写出了精神田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游鱼图（中国画） 龚晓馨

有虎，有野猪，从后山来。作家不甚信，但也听从了劝告。某夜，果有虎嘶啦嘶啦地抓门，他饶有兴味地站在门边恭听，直至虎行悄然无声。当然，作家的奇遇未必是虎。山民们口中的老虎其实包括两种大型动物，一种是老虎，俗呼木梳片老虎，另一种叫镂板花老虎，实为金钱豹。1957年，欧阳习庸与后坞的几个青年在莫干山后山山击了一只头面似猫、体态壮实如大狗、花纹为黄黑的大型动物，从山中蹿出，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是虎乎？非虎耶？凡此种种，关于虎的故事在莫干山流传甚广。

湖州吴寿谷是旅沪的画虎名家。1981年夏，巴金在莫干山休养，吴寿谷有幸在山中得巴老朝夕晤教，画了一幅《猛虎出山图》以赠，并祝健康。

现在莫干山不闻虎踪久矣。莫干山那么大、那么深，会不会哪里还藏着一只乖乖虎呢。即便一时无从寻找，但我们的身边属虎的亲友，他们刚强、勇猛，讲求信义，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未尝不是神虎！

明刊一篇《点

亮暗淡的灯芯》。

明刊一篇《点

亮暗淡的灯芯》。

明刊一篇《点

亮暗淡的灯芯》。

